

書

涇野先生

涇野先生
手稿

30.

人

涇野先生語錄卷四

驚峯東所語

大器問周南召南之詩先生曰詩教所係甚大
蓋周南召南皆言婦人之事而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所見不從此出則荒唐一物無所
見所行不從此出則窒礙一步不可行道不
行于妻子則父母不能順學者識得認取無
往不可故子謂伯魚云云

問子見南子先生曰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

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凡學聖人如尹彥明方切實

問知人甚難曰然如趙清獻公與周茂叔同處不相知及再見方知茂叔也務實者不可以一言一事知他

克諧曰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先生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當要理會其中舉時亦是如此後來雖事紛至亦不厭

問患功夫間斷曰出手入眼處皆是功夫焉得間斷

昔者尹彥明在僧房中一年未曾妄轉動雖置扇亦有定處僧甚嘆服學者當學此方可先生曰人心要廣大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可大器曰心大則萬物皆通曰然某又

常言謙虛則寬綽而有餘矜誇則狹迫而不足

或問靜坐心虛明固好及事來不免昏惰放逸如何先生曰還是靜時未虛明也

交友當取其直責善當巽其語

人家兄弟不和皆起于婦人馬谿田詩曰小牕莫聽黃鸝語踏落荆花滿院飛甚切當

先生曰陳曰旦卒于大學虧了章詔盛寒天氣不憚往來垂涕泣親爲買棺收斂一見陳卒

于賢者之手一見章爲朋友之忠

朋友相處不可先有疑心橫于中若不相信還是積誠未到處未有誠而不動者也

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盃中物自遣若顏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于言也

學聖人要先讀論語讀論語莫先講仁仁至大而切學道者不學此則終身路差無所成

曾子有弘毅之學然後做得易簣之事雖顏子

三月不違仁亦可竝也

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說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耳只是一片硤礪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先生謂大器曰章詔有孝行有學識汝當取法若於臨事危難處觀之尤可見

先生曰昔陝城有二士隆冬甚寒過渭河來聽易足凍破亦不知大器曰此與立雪意同有志之人這般刻苦爲學愧不能及耳

先生謂大器曰聖門弟子三千聰明才辨不爲不多惟回也愚參也魯及其用功甚勇回則四勿參則三省乃卒能傳其道汝今且究愚魯處是怎麼樣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只在行步疾徐間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亦自卑近始

思無邪功夫於學者極省力湏老實下手做可

纔起念慮便加省察毋得使如野馬馳逐向
曲徑旁路走也

先生送學者至門有一友請中庸大旨先生笑
曰中庸之理廣大精微非且行間便可講也
汝果欲求之此出門間亦可見中庸

大器問僕僮多難使不免暴怒先生曰昔張思
叔嘗僕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卽此是學且
怒僕僮爲甚麼耶

今之遊山水者與山水全不相干只資觀玩耳
惟仁智者而後有此相契氣味

朋友不要厭他來往無往而非學見讀易詩書
的朋友就講求易詩書見讀春秋禮記朋友
就講求春秋禮記見能知當時典故的朋友
就講求當時典故得之于心而見之于行朋
友自不廢學何厭往來

先生謂諸生曰顏子當時未嘗應試只做不遷
怒不貳過之學是以人到於今稱之三年取
一番進士舉人有當日而泯者有未用而泯

者有既用而遺臭者何足貴雖公卿三年間
去若干今皆何在汝輩要激昂近思

先生曰爲學只怕優游大器曰此一回得一姪
二友相講他們聞之甚喜不倦先生曰天下
有資質的多但未得良師友皆誤了蓋義理
之在人心特無人感觸之耳一感觸便勃然
興之矣故伊尹思以先覺覺天下也

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任止久速各當
其可汝今日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

鼓之舞之之謂神或風或雨不可測度而百物
自生如使民日遷善不知誰爲之者是聖人
以神道設教也吾儒當法天學聖則廣大配
天地方能鼓舞萬民

有一秀才問學先生曰不知爾心下所欲在何
處對曰平生務區區舉業科目耳曰科目大
著裏非小事有千萬年科目有數千年科目
有數百年科目有數十年科目如何曰千萬
年科目如顏閔德行科數千年科目如程朱

數百年科目如薛文清羅一峯數十年科目
做一官便了

江西有五人來見先生謂之曰若等爲實學動
靜當以禮一人對曰是橫渠以禮教人也先
生日不特張子也會子亦然雖孔子克己復
禮爲國以禮亦何嘗外是

先生曰教汝輩學禮猶堤坊之于水若人無禮
以堤坊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
先生曰觀諸生用心有不在言語者甚好然只

要熟獨寢如此獨餐如此獨行如此正如丘
之禱久矣與日月同明孔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著著實實做雖夷狄可行

先生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曾作絕句云說
到二南牆面處何人知向造端尋其要只在
正已

成之子吉初見問有妄思柰何先生曰心若妄
思還是不知止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
不到止至善也不算然工夫一時難做要自

一
心之微至天下之事無不體驗則柄橈在
內又須虛心親賢取友友在五倫中所係甚
重然不慎擇若燕朋逆其師燕友廢其學如
水之流趨下最引人去也

先生曰如管寧茅容孔明皆聖門之徒也管寧
終身戴一破帽信貫金石是以漢儒多氣節
故常謂諸生當自其貧做

先生曰某平日常文章輕易作了堯夫以墓誌屬
明道明道許之太中公伊川皆不許蓋以與

堯夫學不同耳一旦明道步庭中明月見得
堯夫之學與此景象相同嘆堯夫可謂安且
成矣以告太中伊川始許之作

胡郎中論學急迫則不自得若寬緩又優游先
生曰先儒譬文武火盡矣先須要終夜不寢
終日不食有這心腸推却雜念義理上手了
然後可從容大器問與勿忘助一般曰也是
但不知怎能使勿忘勿助耳

衣服飲食皆要見道理在故無時非禮則非僻

之心無自而入大器問禮可以義起曰固是
要合人心謝汝中曰禮可以義起東郭子荅
之甚好曰協諸義而協則可不協諸義而協
亦可乎

問牛李維州之議曰李言取之爲是牛守信爲
非

葉監生問讀書多忘却先生曰還是未體貼程
子云古之經典今之人事也若禮經最切於
日用易詩書亦是人事故事學記曰善學者師
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蓋其能體行也

希古問許魯齋仕元如何先生曰生於其地不
得不仕仕元欲用夏變夷規模亦大著惟吾
縣楊元甫不仕于元魯齋嘗見其據禮謂門
人曰曠古墜典夫夫能舉之其功可當肇修
人紀元朝作曆遣太子致書安車徵聘如四
皓故事曆成就退此意甚好魯齋死後分付
不要請謚當是其志或未能盡行心亦有不
安處所以獨重乎楊也

薛仲常問文中子如何人先生曰古之人歟當
在游夏之間又問擬經何如曰一代有一代
之禮一代有一代之詩依三代類編亦以見
風俗之薄也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如中說中有多少好格言其模倣論語處乃
門人姚義攬入的舊在解州有王克孝者批
點剛定一本頗好仲常若見之當破其疑矣
陳世瞻問堯舜氣象先生曰若求這氣象不在
高遠便就汝適問一言一行處求之則滿目

皆此氣象如程子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打那
裡做起必參前倚衡則仁道全體在此堯舜
氣象在此世瞻曰在生一二分不敢望大器
曰若一二分不敢望便一二毫不能到世瞻
曰惟老先生常有此光景曰常有此光景也
難但或早起夜睡或身之所為或言之所發
點檢不敢放過有差失處則不憚改若橫然
太公物來順應則某豈敢願思慎亦常似我
這等行可

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虛靜之時觀字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觀也

唐音問無事時如何主敬先生曰孟子說得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安得有無事時

有一官言二十餘年仕路淹滯者先生曰前半截也不要管他後半截也不要管他只做今日的目的官其人深然之

希古問門人葬孔子用三代之禮豈孔子本心先生曰然孔子曰縱不得大葬寧死于道路乎但門人尊孔子難以孔子本心論也譬如周之追王大王王季一般在亶父季歷則無此心在文王武王則有此禮

大器問伏生九十餘猶口誦尚書以傳其女子乎先生曰挾書之禁未盡除也這等人亦是賢者地位了漢時不但儒者好學就是文帝遣晁錯詣伏生之家口受尚書後世亦未之

見也

陳世瞻問水之潮汐先生曰不過天地間陰陽升降耳即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猶人之語默夢覺也又問四海九州之外是甚麼先生曰未知六合之內焉知六合之外

先生嘆曰今人讀經書徒用以取科舉不肯用以治身即如讀醫書尚且用以治身今讀經書反不若也

南昌裘汝中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梏於見聞曰吾之知固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爲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

元無許多等第也

來汝中說事到面前不能泛應還不是一貫先生曰一貫先要逐事磨煉如十事中雖不能一一做過也要盡得數件方可類推此非小事曾子不知苦過多少事孔子後方與他說一貫今無孔子之質又無曾子之學遽要一貫豈非妄想

一日有大學生二人來謁其一人曰上古無書六經是聖人寫的行事粗迹可見萬事只是一箇心先生曰可知道是一箇心但人要自察要講論又要虚心平氣義理自見不可先橫一說於中

石希孟問人於父母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何以處之先生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江革行傭以供母董永賣身以葬父未為無養無葬也

先生語大器曰今日方講述而章黃生却執衛靈章來問坐忘一至於此他們皆笑他不見

汝笑容就此磨煉處到了便是致曲人多忽
略過也大器曰昔龜山作課簿記日用言動
視聽是禮與非禮者如何先生曰孔子且云
下學而上達古人作人未嘗不自淺近中來
問宋時賢人輩出多有方所先生曰一地方怎
能得如周子湖廣人二程洛陽人張子陝西
人朱子新安人四五百年生得數人而已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然今不可爲地方限量
當以聖賢爲必可至

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深淺
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家
一箇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
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
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
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
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
志可見

問孔子五十學易如何學先生曰此知天命時

他人學易多在象占上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在象占外學

十月十七夜先生召大器進見賜茶大器出席周旋取茶因謂曰汝回奉親敬長便只是這周旋取茶道理無別處求也

章詔陳昌積同大器雪夜侍坐先生曰聖人之學只是一箇仁顏子是聖門高弟三月外又違了仁汝三人試今夜將仁一體看明日進見詔曰只在克己將難克處克將去昌積曰

擴然太公物來順應大器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先生曰却不然宣之體仁却在樂上每見其多憂只是擺脫不開須要心胸寬廣有洒樂氣象可子發體仁却在守之以謙持之以敬孺道體仁却在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諸生曰先生對病發仁敢不佩服

何克明問今之守令未久轉遷是以百姓多困先生曰然但貪污守令一日在位民便受一

日之害在位三年民便受三年之害其要只在得人

戴光問文帝殺薄昭如何先生曰薄昭是母之弟若殺之却大忍了諸生試處之大器對曰法不可不殺情實可矜莫若流竄之如何先生點頭曰此處甚好殺漢使者未必薄昭手刃其左右必有先舉者當收誅之但安置昭於遠地庶幾國法不失母心亦可慰仁之盡義之至也

先生謂大器曰昨問任泰云王克孝在家造小書屋中祀孔子擇從祀如顏子數人自讀書不輟又教族中子弟數人某問之真喜而不寐

仲常子虛問發憤忘食先生嘆曰不可作題目看過聖人實實做去一日間不過憤樂耳理未得也發憤忘食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及其既得也樂以忘憂則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學者須求聖人憤樂始得

但今人一日亦有箇憤樂不知憤甚麼樂甚
的聖人只是工夫不間吾人雖知憤樂了又
或是工夫間斷是以數百年常無聖人也
先生謂大器曰人曾用功過的見他人動靜語
默或得或失一見便識得破若宰相如何不
知人其或有不知處則未之學耳

先生曰陳棟塘今日來會某某與言致曲功夫
棟塘問與擴充慎獨一般否曰也是孟子曰
可與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云云這細

微曲折處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非慎獨而
何棟塘曰近石廉伯寄書云若每在事爲上
做工夫便支離了某不以爲然曰孔子曰執
事敬孟子曰必有事焉將孔孟非歟

張其怡問昨看伊川獻策不無疑焉先生曰此
賢者仁心激切處不避嫌疑如爲時事獻一
策其言行使民得福不能行也罷譬如今人
與同府同縣的人能推愛再推一步便不能
乃已私遮隔了聖門之教只是一箇仁惟願

子能克己復禮方許三月不違仁如西銘言
仁言天下之長皆吾之長天下之幼皆吾之
幼是以古今聖賢欲竝生哉上書之志亦大
著裏

問反身而誠之樂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有欠
闕處心自不安怎生得樂如今日行一事接
一人稍有不足雖睡也不寧必反求諸身物
物各得其所內省不疚何樂如之這樣工夫
非一蹴可到誠能恕上做將去久可到此地
位雖夫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亦將反
身而誠始得

先生謂大器曰汝與曹汪二生同飲食舉盃起
匕亦須不忘道理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正
謂此

中秋夜侍飲畢大器行階下先生仰視曰好箇
明月昔日有絕句云江城此夜月初圓照透
窓紗人未眠好約東鄰同玩賞四無雲霧止
青天後人求草書者常書此以答

先生因諸生失容者曰居處恭性命就在中間
朝日宋獻可來訪與說道理忘却酷暑先生
曰收斂身心之功如此

鄭若曾問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何先生曰
飲食知味處便是道人各且思之大器對不
以饑渴害之曰然適茶至鄭讓汪威先生曰
此便是知味處汝要易見道莫顯於此鄭曰
如此何謂知味曰威長汝遜之故也不如此
只是飲茶而已

鄭若曾問動靜先生曰動靜以時而言亦以事
而言靜字不是死的方戒慎便是動矣獨則
耳聞不得目見不得又無形容可狀當屬已
若人不消說了慎獨無有作好作惡無纖毫
私意便是某常講致曲即是慎獨子思推原
學問大根本在慎獨故致中和便能位育天
地萬物原同一氣來歷聖人自有中和學者
必先慎獨而後有此

問費隱分體用否先生曰此體用分不得指門

腔是體爲人出入是用燈能照滿室是用光是體此極言君子之道大也先舉衆人與天地聖人而言後又舉盈天地間飛潛動植而言皆是道也自何處做起造端乎夫婦耳能乎此便與天地萬物爲參伍

大器曰諸生聽講後皆鼓舞喜其有得先生曰省得就此下手著力做去進進不已日入于高明勿但喜其有得而又失也

學者欲觀天文先生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雖然古亦有觀天文者矣如伏羲仰觀象于天必近取諸身如此觀天文却不妨

先生看薦尹先生章疏嘆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大器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又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

耳

先生謂大器曰彥明語錄皆是行事之實上蔡論天地論鬼神雖精亦頗遠惟中間說惺惺法別後去一矜字甚好與尹氏似也看前人言語亦要揀擇

問堯舜於變風動曰堯舜一心只是愛民自家茅茨土階投珠抵璧禁作漆器故堯舜之世錦綉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可愛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見且須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身做起只要自處得淡薄些長老處厚些兄弟處厚些積誠久自感化

城又問今學者亦多惡人講學先生笑曰汝亦爲人所惡乎足見汝學問進處是拔乎流俗矣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先生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張子曰糟粕煨燼無非教孔子曰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皆是一意也

先生問諸生曰汝輩在此衣服飲食湏要儉省積久後便得其父兄懽心就是問學也又曰禹無間然三事人若做得這三事便是大禹了大器曰自古聖賢湏從這裡過觀孟子論天降大任於是人尤可見

先生曰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大器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流於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彥明焉且自涪歸嘆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大器問功名富貴寔是一途先生曰古之功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轉乾旋坤繼往開來今之功名富貴之標的也先生謂程爵曰功名得之不得有命爵曰儘安命只恐父母心不喜先生曰固然父母望子中舉甚切若中了爲官不好父母亦不安且父母豈不欲子爲聖爲賢其望子之心儘無

窮盡矣人乎却又不肯體此

呂時耀問平日曉得戒慎恐懼臨事對物畢竟引之而去者何先生曰還是工夫不熟程子曰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問范文正公爲人清苦先生曰甚好襟懷做秀才時便先天下之憂而憂若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不甘清苦便不可與入道

問人心不公其故安在曰勿以喜怒爲愛憎勿以同異爲賢愚須克去己私方得長進

問人多惡聞過先生曰仲由喜聞過爲百世師湯改過不吝周子曰人大不幸不聞過昔簡子之臣尹綽救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曰厥也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也孔子曰君子執尹綽面訾不面譽也此可以觀聖賢之別

有一相當國其弟過陝西與對山曰某迴京與家兄說薦爲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人

手裡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中道耳曰士但有此氣象在亦脫俗怎能勾便中庸也

先生見林頴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耳

夔問忿懣恐懼憂患三者其情若同而好樂一焉何也先生曰三者亦不同恐懼在事變倉卒之臨憂患在平時雜念之起忿懣則程子所謂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蓋與好樂本四件也又問忘怒觀理理有是非非則已矣是亦當發乎曰理當怒而不發非是也又問怒雖當發若能觀理則氣亦平而分數不至太過乎曰然

夔問象山文集看來多鶻突先生曰自是高明的人曰荆公祠堂記論荆公亦甚纖悉言荆公志節必爲孔孟勲績必爲伊周惜哉公之

學足以負斯志而不足以遂斯志散斯義而
不足以究斯義也而元祐諸臣或謂變其所
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哉故上
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惑反
以固其私而成其意也先生曰做荆公文字
只好論荆公得失元祐諸臣排學是非自合
於司馬君實諸公文字上見之且荆公志雖
高邁節雖廉潔然必爲孔孟則何可得蓋其
所學實非孔子之學若荆公無意必固我安
肯必變新法至若伊周勲績又全然無矣亂
天下亡宋室則有之象山此記却偏

有一生之先人亡二十餘年矣一日來求墓志
先生曰當著墨黻淡衣服不然只是不能致
曲昔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
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
其動也中

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湏於放的處去

收則不遠而復矣

大器問龜山語錄不如上蔡明白先生曰各有
所得處上蔡行事處多龜山論講處多然皆
不如尹子之切實

大器問尹和靖云中庸自祖述而下至無聲無
臭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
之小似過於分別乎先生曰其實分不得不
知其大者皆小也其小者皆大也

先生嘆為學之難曰朱光庭在宋朝出入恭敬
蘇東坡常戲與人言曰何日打破這箇敬子
程氏之學不行蘇氏尼之也蘇負文章又有
時名其設心如此

先生謂大器曰千慮萬思不如一靜千變萬化
只在一心大器曰靜無欲之謂心如谷種之
謂又曰心上起經綸如何先生曰那經綸固
是心上起但看怎生樣起又問曰就在谷種
上生起谷種焉能生日仁而已

先生講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大器曰昔聞先生

之教加敬於瞎子方是學此心隨處發見在
南京或泣途者與之以錢在蕪湖或夜乞者
與之以飯若錢與飯或時不便則此情若過
不去一般却憶昔日未聞教時過此樣人似
全不相干涉先生曰甚好知皆擴而充之若
火之始然但不止敬此等瞎子也凡無告無
勢者皆瞎子也

希古曰程子說邵子苦心如何先生曰孔子發
憤忘食又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不知如何
景象希古曰聖人未必是如此蓋謙辭耳曰
最不會說謊的是孔子且伏羲上古聖人仰
觀俯察顏子是一箇大賢鑽堅仰高瞻前忽
後揚子說顏苦孔之卓何等苦心今人都要
徒徑求自在去了是以不能入聖

先生謂諸生日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
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
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
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

來學皆自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熟之而已曰然

先生嘆世之學者曰人真實爲舉業陷溺久矣講書只求分截不求義理乃利心害之須要將舊所填塞的盡掃去了又換一箇心腸方可

先生嘆曰最是異見異聞的人難化他先有一說橫于中了常人雖粗淺然無所污染與他講說到肯篤信力行吾輩今日只將與常人說的話向那異聞異見的人說不知能轉否問爲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打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諸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

先生謂諸生日天下多少英俊他自家不肯爲

聖爲賢他若看別人爲聖爲賢或偶見有不
是處便識得輒譏笑故學須是誠意又要恒
其德使在迤朋友信之在下鄉黨信之又
賢者稱之不然又是同流合汚

陳世瞻與大器進見先生曰某連日多事世瞻
曰皆道之所在先生笑曰但須要一言一行
一事一物皆常看見此道在不可既退放在
背後做兩件事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

先生謂大器曰人安能如顏子閔子子路挺然
獨立于世其德行卓然照耀千古如閔子則
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若別人便
纏繞解不去

陳世瞻問欲使南北一樣士習可能否先生曰
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北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此理同所不同者特風氣山川隔
著耳學者不可以其隔處自限也思慎不見
夫子以中和變南北之強乎

應德問文章定不得人先生曰爲學的終不同
有這般意向臨文時輒一露

先生謂諸生曰須解去舊習方可下手做得工
夫人資質稟得不甚純粹又爲習俗所薰染
原本或既不好外面乘所感的只管受了如
何進道

右門人休寧胡大器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五

驚峯東所語

章詔問嘗與朋友講論 國家有三大患一邊
方之害二宦官之禍三閭河運道之苦先生
曰是固然所謂大患者尚不在此詔三請荅
曰當今大患只是士習不正耳蓋天下國家
所持以治安者惟人才若士習不正則其患
何可勝言自是屢言及此蓋深探其本也
先生謂詔曰古之聖人只是虛心取善如堯則

稽衆舍己舜則好問好察大禹聞善則拜孔子好古敏求且以舜之聖知何如也歷山雷澤河濱之人其微賤又何如也舜與之群居並處而其人之有善尤樂取之未嘗自以爲聖亦初不見其人之微且賤也則舜之心廣大何如哉厥後孔門獨有取於子踐爲君子以其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既宰單父猶師事賢於己者有五人用成不下堂之治孔子嘆之曰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問爲學難曰學者切要工夫只在克己克己之要須自家密察此心一有偏處即力制之務有以通天下之志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問今學者論舉業德業爲二可乎先生曰舉業中卽寓德業試觀所讀經書及應舉三場文字何者非聖賢精切之蘊仁義道德之言試以是體驗而躬行之至終其身不易德業在

是矣

詔每以先生常言學者甘貧改過從事頗有功
曰然能甘貧則凡一切浮雲外物舉不足爲
累矣能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矣大抵
過失亦多生於不能安貧中來貧而能安過
亦可少

學者問天下事事物物俱要理會過可乎曰一
事不知儒者之恥如禮樂制度錢穀甲兵獄
訟之類皆當究心庶幾他日可以應用至於
各年通報諸臣條陳政務亦各有善處可覽
記之但不可驚其心驚其心則本心之仁已
亡所多識者猶口耳也亦不足以應務

語莆田林賢曰學者人倫日用冠婚祭射之禮
尚未能行却輒言論高遠且爲學當有轉移
活法若說只閉門澄心便了了天下事恐未
必能不也

或問朋友講論多不相入先生曰須要心氣和
平使人聽服不然則至爭辯面頸發赤雖講

之善亦是不善也所謂學安在哉

基學論日月明學者只惟學其明處不必學其照處先生曰何不學天日月亦天之運用者耳苟爲雲霧所障則明掩矣若天地日月風雲雷霆霜霧皆所馳使運行者也

問講學曰切不可執泥已說如此等人則雖有善言執而不悟人亦不告之矣學者須去此病使聽得四方九州之言始於已有聞善之益不然則聞見狹而遺于善者多矣惡在其爲學

先生曰今日諸生相聚皆四海九州之人一旦於此講學非意氣之孚不能若此講論道理乃天下公共之理若有未善當極其辯論以求其是毋吾以也

問聖賢教人之方曰大學乃是立定規矩條目使人有所持循論語則多因門人弟子問答及君臣相與之言各就其資稟造詣與夫人之病痛處言語孟不必同於中庸中庸不必

同於語孟拘拘執一者非也

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辯論莫太高遠乎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

先生曰子見齊衰者與警者甚敬之至與冕衣裳者施敬一等細想其心堯之不侮鰥寡舜之不虐無告文之惠鮮鰥寡其揆一也所謂老安少懷者即此氣象學者果能視尊貴與鰥寡者無異則其心即前聖之心蓋自至公至仁處得之也

先生謂諸生日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馬間居獨處之時又一人馬對富貴又一人馬貧賤又一人馬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故

嘗贈以是言學者須知此意

問讀書作文先生曰學者雖讀盡天下之書有高天下之文使不能體驗見之躬行於身心何益於世道何補故學者不貴於文藝當涵養本原脩其德業其文學自著矣

先生謂詔曰學者須盡知天下之事通得天下之情如在一鄉須使一鄉之人可化縱是愚夫愚婦亦可與之相接說得話不見舜之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人皆親之化之何故

問儀禮曰此先王經世之書廢於後世久矣學者不可不講而習之如冠婚祭射等篇既講究之尤當習演其事非惟檢束身心宛然可復見先王時景象故嘗語學者當先學禮

問顏子之學曰天資極高不易學學者且當學曾子曾子以篤實之資動皆守禮學之有所依據如禮記所問與夫子論孝等篇皆其隨事精察而自有得一日三省尤見切實之學故夫子之一貫亦因學有所得而語之其餘

門弟子不能及也故曰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世之儒者不問學者之資稟而槩以聖人一
貫上達之理告之則是誣之而已矣

問逝者如斯曰程子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
要只在謹獨此義極精蓋人心本與天地相
通如西銘所云者苟其心少有私意杆隔把
天理間斷了便是不能謹獨與天地之化往
而不息者異矣何有乎天德則王道安從而
行故惟聖人之心至誠無息

詔關程子嘗言學者須大其心碎如爲九層之
基須大做脚方得先生於抄釋曰人須思如
何能大其心詔以爲欲大其心莫先於克己
先生問如何爲克己詔曰人之心本自廣大
但爲私意蔽之則狹小矣故學者之心一有
偏私即務克去庶以復其廣大之體如何先
生日固是必如曾子之弘毅西銘所謂民胞
物與始得且如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
所以幼其幼人雖或力量不逮却不可無是

心如張子見皇子生則喜見餓莩則戚的心方好然此心安從生詔未及對他日又問曰只是預養仁心自無已之可克矣

先生曰洒掃應對雖下學事然詩曰洒掃廷內維民之章程子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又曰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辟則子貢答太宰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為聖之外事固非太宰之意矣至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

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又乾坤之理何其廣大夫子繫易乃比於門戶闔闢之間可見道理至近切不必遠求闔闢只是動靜甚易簡斯可見洒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

問治六經先生曰此皆聖賢精義妙道所在學者非徒以資辯博也蓋聖賢前言往行固有後學心思所不及躬行所不到者誦其言將以廣其知識增益其所不能也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夫舜在當時止用五

人遂幹盡天下之事而成於變風動之休後
世用數千百人中間豈無豪傑而天下治卒
不古若何也先生曰五人之德固不可尚而
其心至公無私其賢能彼此相讓畧無一毫
嫌忌間隔之私而舜又以至聖之德臨之五
人之用各當其才而五人之所舉而用者又
皆五人之才君臣上下同一公心耳詔因嘆
曰此隆古何等氣象後世人各一心有賢能
者多爲人所妬嫉且才者非所用用者非其
才舉措失宜勸懲無所於用况君臣情隔上
下道睽如何可復三代之治

諸友侍坐因論及天下之事詔問曰方今民窮
財屈有憂世之志者當何所先先生曰莫先
於講學何謂也曰且如此數人者講學既明
果能同心同德他日措以致治無難也詔曰
學者必心術明學術正得行其志則以幹天
下之治而濟天下之民誠有推之而自裕者
先生曰然

詔嘗怒一惡人先生聞之戒曰學者要當以涵
養德性爲本暴怒切不可輕發若恣性直行
動與物忤中間便生多少怨尤此等人固可
惡以吾儒何所不容何足與較夫我則不暇
於此矣故曰有所忿憤則不得其正所以學
者治情爲難若事雖是義君子固以爲質了
尤當禮以行之孫以出之若徒以爲義而徑
情直行便少禮行孫出工夫故君子於事至
目前必詳審斟酌而後行之庶幾無悔詔即
自痛悔因思往日惡惡太甚偏於剛隘適招
怨尤無益也書以自警

詔問處宗族有不善者如何先生曰若可化則
以禮義諭之使之自悟如不可化亦當委曲
容之可也故門內之人寧使恩掩義

問著龜卜筮之事曰龜卜則用三人故曰三人
占則從兩人之言必其人心至公無私公則
明明則自能察其休咎苟心非虛明何以知
之若著則全要誠意感格方可據故龜所以

教人心之公著所以教人心之誠非規規於
卜筮也其實公則無不誠誠則無不公

戴時化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謂學者體此當
必有事焉詔曰若此心常存則道體常在目
前故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正是此意先生
聞之曰爾兩人如此講論却見用功切實

論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即其所陳之事如
闢土地治田野養老尊賢等是也乃因其言
之善而明考其功謂詢事考言聽言觀行是

也若是則自無所毀譽世至春秋毀譽不公
時君莫辨惟齊威王烹阿大夫封即墨誅賞
嚴明齊國大治可謂善矣後至西漢猶有成
周遺風故多循良之吏如黃霸守潁川八年
致鳳凰神爵之祥魯恭宰中年能致三異即
是而擬之古昔鳥獸之巢可俯而窺者亦為
庶幾此前古何等氣象諸生正宜將此想像
體貼如居一鄉則必化一鄉之俗他日治一
邑一郡則必有此意方好庶不負今日所講

矣

先生語諸生曰民生不安風俗不美只是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只爲惟見功利一邊鮮知道義所以貴於講學者又不在言語論說之間惟在篤行道義至誠轉移而已

詔問於先生曰學者只怕壞了心術如浮泛之人雖有文才無些實用於世何補若心端則行確此等人才出而見用必有益於蒼生先生曰然

先生每語諸生曰若等既以道義相聚必皆意氣相孚務以平日之所講者發揮於言行之間善相勸過相規有一言一行之善即稱勸之以厲其志有一言一行不善即規正之以速其改如是便能興起向道庶不負此良會惟熙問克伐怨欲何以能使之不行先生曰即程子明理可以治懼數語例看可能也蓋人之好勝者多由其心之弗虛故虛心可以治克人之自矜者多是爲人故爲己可以治伐

人之動輒忿怨者只是不知命故知命可以治然人多嗜欲者只是不能見理分明故明理可以治欲其究惟在求仁耳

先生謂漢武帝初年無所不好神仙征伐財利文學其人各以類而至惜一仲舒真儒也却不好而又斥之故其治駁雜幾於大亂耳詔問西漢之時去古未遠何真儒之少而只一仲舒耶先生曰只緣未能興學耳詔曰莫緣秦坑儒之後加以漢高輕儒嫚罵是以道學不明於世故士之知學者益鮮耶曰然

吳佑問思慮紛擾何以除之先生曰夫心不妄動之謂靜若思慮紛擾是妄動也只當先知所止則心自定靜矣

先生謂明相宗本在監當擇好友常相與講論善道方好二子謂朋友中志向亦有不能盡同者先生曰只虛己下人誠以待之如郭林宗之在當時自能化人若茅容之避雨樹下孟敏之墮甌不顧皆林宗感化之人也蓋以

善道語人而人或不信服者猶是己之誠有未至也不必責人

詔同惟時謁先生因論沈繼祖誣毀朱晦翁以不孝不忠不能正家等事然則詆毀之言雖聖賢有不免且如近時有二縉紳先後任太守俱有才名只因不受囑於士夫而痛懲豪右遂謗毀大興一則落職歸一則自陳養病嘗見士大夫被求全之毀者十常六七而縉紳每論及此往往有不平之嘆將如之何先生曰只管行己之道彼肆謗者將自消矣是非真偽久之自白豈足爲賢者累哉其他則在執政者公且明爾執政者公且明也其謗亦難興乎

先生常論王道只以養民爲本後之仕者却又辦簿書急催科理獄訟善逢迎事上官者爲賢甚至貪殘肆無畏忌乃習成一樣虛套遮飾哄人至於養民之事漠然畧不加意哀哉斯民如之何不窮且盜也如今只要不諂諛

不貪錢不說謊者便可以安百姓

詔問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其道德事功竟非後世之所能及後世書愈多聞見非不廣無乃人才務末而忘本故德業愈不逮古歟先生曰臯夔稷契親受堯舜精一執中之傳聞一善即得一善見一善即行一善何等專確况聖賢傳心之要既親受之又何用書籍後世書雖多看一部即丟過一邊求其以書中聖賢之言實體而躬行者有幾况既不得聖賢心法其所讀者不過口耳記誦而已聖學不明士習浮靡又安望德業如古人耶

詔問陸象山論心不論性亦以心為之主宰性情固在所統歟又歐陽永叔謂教人性非所先者其亦夫子罕言性命乎先生曰性命理氣固要講明必措諸躬行方是親切性命自在其中庶不為徒講也陸歐之言亦有弊

詔問士大夫作古文只宜平易典雅今多尚奇可乎先生曰漢人有一事便說一事有一言

方說一言皆是心中發出無些粧點枝詞蔓語所以近古下逮六朝晉魏之文只是浮詞粉飾譬如醜婦全藉脂粉原無本體殊為可厭夫天下之治平雖不盡係於詩文然文章實與時高下其文如此則世道可知矣他日與易伯源論文曰人若有養發之文詞無非說理自不暇為靡麗浮誕之詞伯源曰古人溺意於文者其聞道便少方今彌文日盛故本末輕重之間學者尤宜決擇

詔問夫子荅子貢以博施濟衆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他處言仁甚大此則必歸之聖似有小大之差者何先生曰此仁字當指仁心而言今日有仁愛之心而恩不能徧及於下民者亦多矣若聖人則不惟有是仁心其作用處自別要亦不外於用人故謂之聖者其間自有裁成輔相的意其堯舜猶病者堯舜之心固猶有不足於此可見博施濟衆之難非獨仁者之所不能也即如今有司賑濟的一

樣如發倉廩散財以賑民亦可謂博施矣然或不能立法或用不得人致使奸人作弊故有饑民而不得領者有方領二三錢先已用去大半者所以斯民全不沾其實惠便是不能濟衆故學者以克己復禮爲仁能見之施爲運用處方可

詔問天下所恃以爲用者人才耳然今學校之所養與科目之所舉者亦未可盡謂得人愚意在上者一轉移之以振起其道義之風嚴

加考訪將三等簿着實舉行務先德行而後文藝庶人心警勸先生曰祖宗設立卧碑

及命提學官勅諭亦是此意但奉行之人

多玩忽耳且自童生入學及生員科舉時皆須里隣重甘保結但有平素行止不端者不許入學不許科舉古者鄉舉里選之意亦不外此若如今或隸卒之子犯十惡之家但有輕儇子弟略會讀書便營求生員以抵門戶師生貪其厚賂一槩縱容全無顧忌大壞學

校正此輩也士風安能得厚

先生因朋友在監疾久不愈者謂諸生曰人多
是思慮紛擾襟懷不舒展故疾難愈若屏絕
思慮放開襟懷此便是卻疾之方可以勿藥
自愈也學在其中矣

右門人進賢章詔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六

鸞峯東所語

標問讀書昏勸曰汝取平日古人的好言行朗
誦一番志氣自精爽亦可知昏惰根本所在
便斬斷也

詔問科舉之學古人言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何
如曰妨功奪志無甚相遠諸士讀堯舜周孔
之書將堯舜周孔心事措諸躬行臨題歷歷
寫出作為文章出仕時即將此言措諸政事

上何妨功奪志之有若作兩項看豈惟妨奪
哉

問溫清定省與立身揚名不能得無如何曰溫
清定省即是立身揚名但其志在親何事非
孝

問成王不遇天雷風雨之變而武庚之禍將成
周公何以處之曰推行法俟命而已

問司馬君實儘人忤逆不較何如曰固是美質
亦學問之力

先生曰今世學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
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
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
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于
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
心見性也非禪而何

問修辭立其誠曰程子所謂修省言辭也如所
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為勢所
撓不為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

不得的言之即是偽也問如道理上見一分
言一分曰然又問如道理說得十分明於身
心上全無干係就不是修辭立誠否曰然
進德修業學者只是這兩件事德是心上的業
自言行上做的德是箇至極的知德為至則
忠信以至之而忠信之存否則已所獨知故
曰可與幾也業是成終的知業所當終而修
辭立誠以終之則義已具故曰可與存義也
問既應事接物之後何如光景曰雖事物既往
念頭未嘗不流動若謂念慮無動時則所謂
坐馳也故朱子解靜字曰心不妄動解得靜
字極穩帖

問程子所謂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文
章雖不中不遠亦是舉業事否曰所謂文章
者雖不止如今所謂文字者然亦在其中且
張子亦有此等議論所思在義理文詞下筆
則沛然矣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也粹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况文詞乎近見

諸生意意思多覺有定自此用功當有進處文
詞不足道也

問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艮其
背止於義理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人已兩忘也吾儒之所謂艮則皆是實理華
嚴經之所謂艮人相已相則皆以空虛看了
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先生
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為成
得箇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
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
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者也何必有官
做然後有事業

黃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先
生曰纔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
不免是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
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
可也

孔子後得孟子發揮出許多來其對時君言者

特其緒餘耳其志氣之說於理學甚有益教
滕君行喪禮則吊者大悅行井田則許行陳
相皆來豈徒事空言者昔李太伯作非孟篇
鄭氏亦爲藝圃折衷至余隱之乃作書以辨
之而司馬公亦以孟子爲疑朱子悉取而辨
之孟子之心可見也

諸生習禮先生曰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
先左足雖袖手出言總是存心處

問月令朱子嘗以夏月非周月者何曰周月總
是夏月古人改正朔不改月如元祀十有二
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
正月也如周改十一月爲正月則春當爲冬
夏當爲春四時亦不定矣此豈可改乎故春
王正月春秋則從正月記起以見從夏時耳
胡氏程子皆以爲周正至其後來所記之事
皆易其日月此豈聖人之信史耶

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
先生曰諸生看大禹臯陶相問答之言則就於

今日朋友間體認得禹臯陶之意便好已之善不以爲矜人之善不以爲忌初無君臣之間亦無彼我之別若體認得此心我有差便是差了不必揜護不矜已之能不攘人之善不掩人之長常存得此心便是克己自駁駁然登唐虞之廷矣

德惟善政蓋益之所言只在帝身心上說未及養民上故禹言要在養民以足其所當儆戒之意惟修惟和皆是要如此做雖有已然者

在此還要去修要去和也凡水火木金土當時皆有一官以掌之如玄明掌水祝融掌火之類水則溝渠洫澮火則如焚萊禁火等事如水則有水歌火則有火歌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于我的歌民家家飽煖焉得不歌所謂正德亦不過六府修而後民德得其正耳看禹之言一州一縣亦行得

當時堯茅茨不剪土階不砌設官只是去管百姓的事要六府之事修和而已其設刑官亦

只是於民事不修的要他儆戒作箇隄防後世的刑官全非此意將罪人鍛煉成獄舞文弄法甚失設官之初意

先生一日語諸生曰新淦蕭時從吾嘗語以改過之說他日對曰生既聞教後一日欲見穆先生以怠心而止忽又念曰此非改過也遂往見之至于途遇一相識人方在驢背以倦下故將扇掩面而去又念曰此非改過也遂回前十數步必揖其人而後行此事雖至微可謂存心者矣又謂章友前日以中官不禮而怒今日聞中官被杖而喜此皆非正情也無前之怒則無今之喜此等處皆見得實

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鳥几几凡人內不足者或有譏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已在已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

一月語標曰昔歐陽公修唐鑑人謂其事則增於前其詞則省於舊自今看來還不是又曰大要只簡而明若辭之不可已者留之可也呂東萊有功於史甚多如大事記不可不看永年問典謨之旨曰王政以養民爲首故先棄養而後契教教而有不率者故次臯陶氏教興而器用不可缺也故次垂民而後及於物故次益民事舉而神可事故次伯夷既有作於前者不可無所繼於後有修養待用之教焉故次之以夔其終之以龍者所以嚴保治之防也

虞書不過五篇而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具於此聖人之氣象皆見於此聽人言之美則曰都曰俞而已之有言自覺其美亦先曰都其言有未盡者固曰吁而其言未能已者則又曰異此可見當時君臣僚案一心相與誠切懇到如此只此便非後世可及若成功文章盡緒餘耳

問夫子日夜所思與夫所謂學者何事先生曰
只是遇著事時便求此事之理於心觸類而
長思之不置要求一箇至當處如周公思兼
三王處也是

問克己復禮禮字與三千三百禮字同否曰究
其極卽是一箇禮又問如非禮勿視如禮記
所謂始視面中視抱皆是禮失此則爲非禮
其非禮處皆是已私牽絆克去已私使心所
存主於視聽言動上皆合於禮便是復禮否

曰然如先王制事親事君之禮皆是天理之
節文我以忠孝之心去行此禮便是且此等
禮甚有節文在若不考究何由得知故在顏
子夫子始以此告之

天下大悅歸已而猶以不順親爲憂學能體貼
悅親順親的心儘有病痛都無了

朝問遼東人賀克恭者何如人先生曰此人名
欽爲給事中曾與白沙講學知其道理遂解
官去教其子只學耕事不得讀書言讀書不

著實反滋驕僞後朝廷欲用之彼以三事上其二謂僧寺教坊也竟不能用蓋亦高人也先生問曰堯舜之道何故只是孝弟朝對曰推其極非堯舜不能先生曰此何待于推只徐行後長堯舜之道便在於此在人若不降下其心還能善事父母兄長否湏日用間體察凡以賢智先人與夫意欲上人以至必欲行己之志不肯承順父兄意則知人所以不及堯舜處只是箇疾行先長而今欲學堯舜只是徐行後長只知徐後的意思自安於其事故堯舜之道在此

問中庸先生曰看來只是箇誠明故唯天下至誠申自誠明謂之性其次致曲申自明誠謂之教至誠前知言誠則明也誠者自成言明則誠也至誠無息以下申言至誠之贊化育參天地大哉聖人以下申致曲者之功夫也能有如是功夫則亦能贊化育矣故下遂言三重能斯道者其唯孔子乎故遂言孔子孔

子誠明者也其下至聖至誠皆言誠明之事然必本之以下學故遂言下學

君子以朋友講習不徒講之而又習之也習即是行

學者能克己則自不充人

右門人金壇王標錄

吳光祖問曰義利不明光祖嘗用意體貼爲力實難請示切要先生曰此問甚好南軒無所爲而爲之言極精舜跖之分正在於此推之

家國存亡天下理亂罔不由之如尚義者在位則所用皆義人所行皆義政天下無不治矣尚利者在位其弊可勝言然其切要在謹獨但於一言之發一事之動一財之臨就當審處不可有一毫適己自便之心久之自然純熟可以造於無所爲而爲矣昔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正見義不見利之大節學者能甘貧儉約不爲利所動自無往而非義又問曰今有人未純乎義於矯強爲之又恐近

名柰何曰矯強爲義有何不可但要內外如一苟其心未義外詐飾以爲義便是好名了更當痛自懲艾

又問多有妄思先生曰還是不知止如中心的然惟向一處雖有旁岐別路終不能亂也思義理時纔思此又思彼是謂不專思義理又思外務是爲不定然須識其輕重先後自不妄思也格致工夫不可不盡

先生謂光祖曰孔子云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其勇也然猶曰不如學可見聖人雖生知亦須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又曰以思者不知思的是甚汝可常思求之與朋友會講有益然不但講書一言一動無不用心講究

光祖問近來讀書多不能記先生曰如讀書將聖賢言語著意理會如以身處其事自爾終身不忘苟徒泛然一一背誦寧有幾多精神先生曰子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

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
合于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
予則謂之口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
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
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
妄語

先祖問曰先祖平日嘗靜觀人或起一善念後
來即得福應起一惡念後來即得禍應若有
鬼神司其間者感通之理信乎先生曰善道
如周行大路坦坦平行來行去雖覺紆遲
終了安穩惡道如旁岐曲徑冒險行之不陷
荆棘必墮阨壑此其所以危耳然爲善乃分
內事禍福不必計也問坐久即有昏惰之氣
欲因之而少息乎欲力勝之乎先生曰君子
以嚮晦入宴息當息時亦不可不息不當息
時要當立志求勝或取平日所愛古人言行
觀之或與益友講論天下大務亦可以勝其
昏惰之氣久之當自清明矣

孔門教人全在偏處做工夫如敦朴者使之開
通開通者使之敦朴蓋去其偏便趨於正矣
問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先儒云曾子大賢也
尚一日三省其身吾儕造詣不及曾子萬一
當無所不用其省可也如何曰此意雖好看
來亦不知用功切要處且如天下道理莫大
於爲臣忠爲子孝爲弟弟曾子之所省者畧
不及此蓋此樣大頭腦處想都能無愧惟至
於爲人謀等事則覺猶未能盡其心故極力
自省蓋爲人謀是替人幹事不切於己似多
有不著意者然非曾子不能省此今人爲學
當省處固多然必尋己病痛深處克之乃能
有得不然百孔千瘡茫然無下手處非切實
之學

夫子於門人未有與之終日言者獨顏子能解
得夫子意故夫子與之言終日不倦如他人
多有不知夫子意向雖與之言未必盡合如
子路聞正名便曰迂樊遲未達子貢信疑夫

子又豈能強聒其所不知邪此正諺所謂話
不投機一句多他日又曰語之而不愜者其
回也與於此正見顏子能通聖人之意

本泰問伊尹先生曰耕莘言伊尹隱處之時所
守如此只是一箇義後言伊尹既出之時所
任如此只是一箇仁然必有所守之義而後
有所任之仁此正所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
有為皆是決伊尹無辱已要君之事

本泰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
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為旦氣旦氣不猶於晝
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有性字在蓋
性何處尋只在氣上來但有本體與役於氣
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
發出來的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
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
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
二矣試看人于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
本泰問性命曰人通把這箇口鼻耳目四肢之

欲當做箇性君子則以爲有命不把此叫做
性人通把後五者叫做箇命君子則以爲有
性不把此叫做箇命蓋前命字正與後性字
同前之曰性也後之曰命也都不是孟子自
家說作性說作命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
食色爲性便是以前五者爲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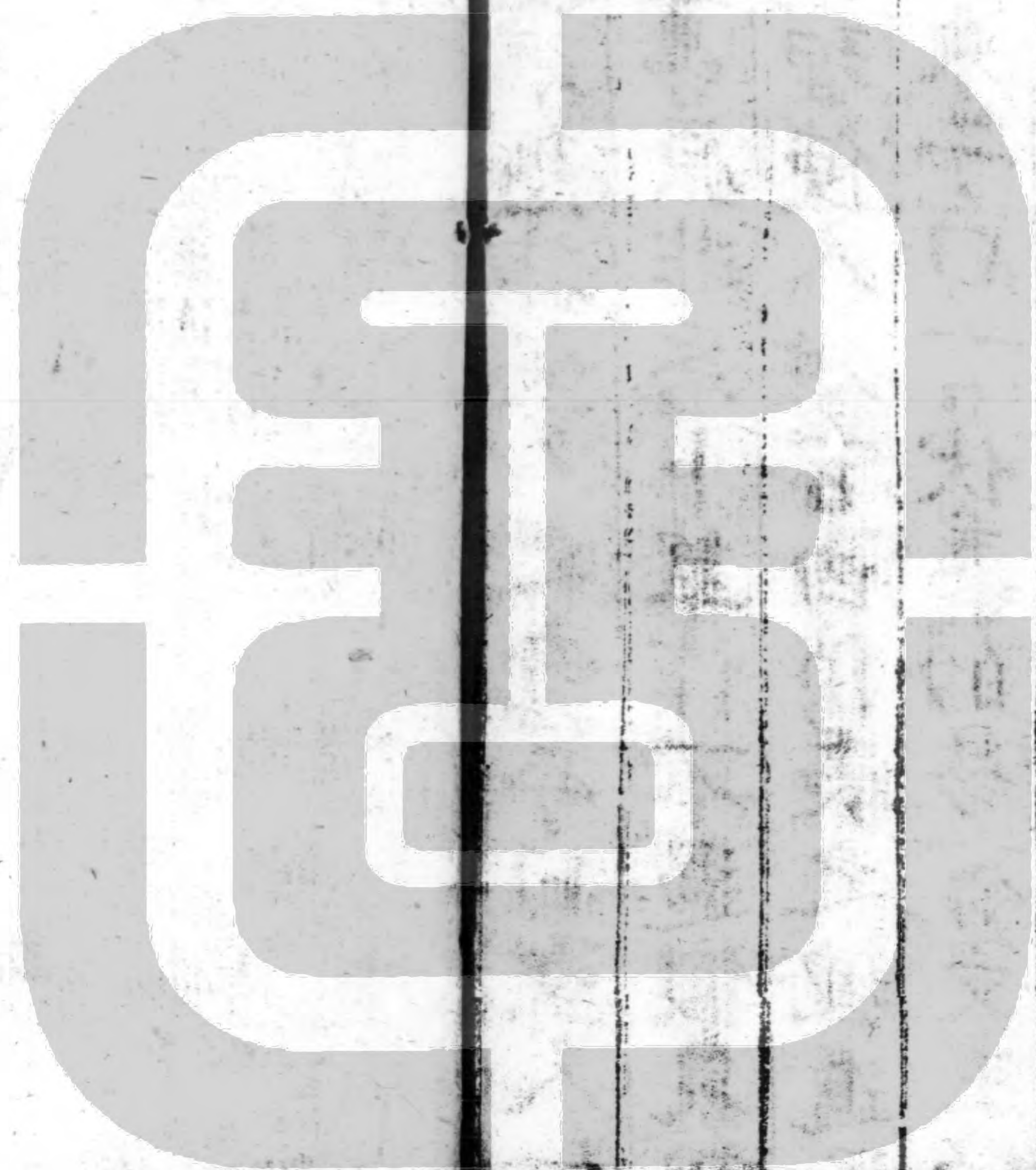
朱永年問莫我知者何先生曰若是充人者或
與人辯是非若是怨天者或有籲天之言人
便知道他意向所在聖人既不如此人從何
處窺測其幽隱之際唯此天知之耳又曰只
說不充人怨天不說下學上達恰似說至命
不盡性只說下學上達不說不充人怨天恰
似說盡性不至命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與此互相發明

問諸生看孟子當路于齊有何契合處汪威對
以管仲魯西之所不爲先生曰亦是如此便
見孔門取人只看心地上如何如其心地上
有可疑雖管仲之功業也不算

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箇至聖的帝王我是一箇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日用甚切如今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無告廢困窮

一日先生同諸公送一人行有一人方講格物致知之說其時甚渴適有茶至此人遂不遜諸公先取茶飲先生曰格物正在此茶

問易中先儒以某卦自某卦變來某爻自某爻變來恐非聖人之意乎曰聖人何嘗有此意蓋易原非爲卜筮作不過假象說明天地間道理使人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爾朱子曰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周公的易有孔子的易有程子的易豈有此理夫程子不過是說孔子的孔子不過是說周公的周公不過是說文王的文王不過是說伏羲的其易一也



律